

“中国与世界”特展亮相大同

王丽娟



6月1日上午,“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在大同云冈石窟博物馆举行。特展以云冈石窟发掘所获文物,再现云冈石窟恢宏景象,并使观众感受其中传承千余年的灿烂历史与文化。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

再现北魏云冈石窟

本次展览的中国部分,主要阐释云冈石窟1993年、2011年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以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昙曜与大像窟开凿、平城与洛阳的魏碑为故事展开。

作为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第3窟是北魏大型洞窟中开凿未完工的洞窟之一,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痕迹。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重现了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

寺院的结构、布局 and 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

云冈石窟最早洞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是以高僧昙曜的一生,串联起十六国至北朝早期民族汇聚、文化融合的历史,而昙曜开创的五座大像窟不仅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背后蕴含着北魏各民族对求同存异、多元共荣之路的探寻,意义深远,堪称典范。本次展览基于云冈留下的北魏造像题记,并携手北魏迁都洛阳兴建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共同展出。

中国佛教艺术巅峰

世界部分,围绕中国参与柬埔寨吴哥窟保护行动、斯瓦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三个主题,以图片展的形式,向观众展示这些遗产地在研究、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性和当地精神”。

“重现高棉的微笑”主题展览,围绕柬埔寨吴哥窟同样作为《世界遗产名录》榜上有名的遗产地展开。它与云冈类似,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没在历史烟云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1998年开始保护

修复工作,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初心。

“发现斯瓦特”主题展览,围绕位于今天中亚地区的斯瓦特展开。该地区代表了佛教在世界传播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已经开展了6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该地区考古工作的回顾能让参观者看到所谓的“佛教考古”到底有着怎样的宽度和广度。

“万里茶道——从朝贡到商贸,以茶为媒的千年对话”主题展览,围绕万里茶道展开。中西交流,以茶为媒,大同也处

在这条线上,晋商一度成为这条线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时至今日,这条不断累进、发展的交通线上已形成了一系列与茶有关的文化遗产地,在沿线各国、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保护。

原载2021年6月3日《山西青年报》

在云冈,讲述山西文博故事

本报记者 赵永宏



6月8日上午,山西省文博讲解大赛复赛第三场在云冈研究院举行,来自全省文博系统的15名讲解员同台竞逐。各具特色的讲解风格,生动有趣的文博故事,展示了山西省文博系统讲解员的风采和魅力。

本次大赛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承办。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郭鹏云致辞。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张晓强、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等参加活动。

张焯对于比赛在云冈研究院举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作为一名文博人,我们要始

终担负起守护中华文明、守护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希望大家在此次比赛中赛出水平,赛出友谊,为山西文博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比赛现场,云冈研究院研究员王恒首先为全省15名讲解员进行了精彩的特别展示。“到云冈看什么?”王恒的开场讲解引人入胜。在他的深度讲解下,“看大佛”“看服饰”“看题材”一一明晰。将近半个多小时的讲解,这位文博界的前辈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对云冈的深情,为参赛者讲授了一堂“云冈公开课”。

比赛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吴楠讲述的《赵城金藏》的传奇中拉开帷幕。接下来,大同市博物馆张晓甜从元代广寒宫影青釉瓷枕讲到中国人的“奔月梦”“航天梦”,从一件瓷枕讲到中国梦、强国梦,动情的讲解引起现场听

众共鸣。华严寺景区讲解员刘冬从《含笑合掌越千年》入手,讲述合掌露齿菩萨带给人的美丽与自信。

“飞石猎马去,家园共桑干。在绿树浓荫的遮蔽下,大象漫步、犀牛觅食、鹿鸣呦呦,我们的祖先带着石刀、石球,结伴而行,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茂密的森林给予古人栖息的‘温床’,洁净的湖水滋养着先民……”大同市博物馆讲解员张佳敏为大家讲述了许家窑人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生命故事。

来自云冈研究院的张婷婷以《孝道在云冈》为切入点,带领大家感悟第9窟的深刻内涵,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经过激烈角逐,大同选手刘冬、张婷婷、张佳敏等7名选手进入复赛。第四场复赛,也就是最后一场复赛将于6月12日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举行。



云冈石窟再发现

齐欣 赵晓霞

古老石窟的新发现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在3年内接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1987年率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莫高窟一起,这些记录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以及人类文化交融的宏大工程,全都令人信服地具备了成为世界遗产最难被认定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杰出例证。

与成为世界遗产同步,深入、系统地保护与研究也随即展开。约1600年前,云冈石窟经历了60余年的营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但是相关文字记载并不丰富。我国早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多在建筑、雕塑、史学和宗教领域进行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石窟的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全面系统探讨石窟分期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其研究思路、方法、依据的材料和基本结论都形成了自身特点。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世界遗产视野寻求云冈石窟与世界的关联,也成为重要而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关注世界范围内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通过促进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当代的交往融合,进而判读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并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在一起,将这些细节传递给全社会。在真实、完整原则下,云冈研究者已经逐步接近再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云冈石窟的恢宏景象:“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些在微观和宏观领域不断扩展的认知,事实上是在重新发现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兴建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是艺

术的经典”。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也是云冈石窟考古专家。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阐释好、展示好,让广大观众感悟好经典的永恒魅力。实现从景点、景区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让云冈石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高地。”

许多谜底逐步解开

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与领域逐步拓展。中国学者从遗迹现象出发研究当年石窟工程规划;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以前忽略的洞窟开凿相关工程遗迹,结合最新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考察和复原石窟工程的实施过程;通过实验考古等新方法,模拟古代凿山取石、开窟造像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云冈造像多基于砂岩雕琢。这里的砂岩夹有泥岩、砂质泥岩;其特点是强度较低,易于雕刻的同时也极易风化。于是坍塌、风化与盐渍就成为云冈石窟的主要“杀手”。20窟造像是来到云冈的游客们一定会合影留念的打卡地,但是,细心的观者可能发现,这一组造像“好像少了点什么”,西壁明显空缺。依据近年来的研究综合研判,专家们提出这是因为第20窟所在区域砂岩夹杂软弱岩层,第20窟外壁和西壁立佛可能在建造成不久后就塌毁了。基于考古发掘整理出的130余块西壁立佛残石,2014年至2015年,研究和修复工作者拼对描绘出:西立佛原形象为着通肩衣,左上手举握衣裾,右手下垂,与主佛、东立佛共同组成三世佛造像组合。这是西立佛自北魏坍塌后其形态首次被世人所认识,对于研究第20洞窟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5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昙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區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

云冈石窟第3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期,规模宏大,居云冈之首。



开窟造像既要经历修整崖面、雕凿粗胚、精雕细刻、窟龛彩绘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组织、人员调配等管理问题。那古人是如何成功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呢?1993年对第3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小心翼翼揭露的900余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了北魏开始历代遗留下来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遗物。这为考察云冈石窟在开凿时期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学界对云冈石窟“凿山开石、因岩结构”营造工程的认知。

2010年至201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云冈窟顶开展了大规模发掘,发现的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不仅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而且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 and 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此次发掘成果也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描述与世界的关联

今年是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6月1日,云冈研究院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推出“中国与世界特展”。研究工作者展示了自己全新的视野——选取了与云冈石窟关联的其他各国研究、保护和利用成果,与云冈石窟进行比对,展现云冈石窟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的位置与关联。

“云冈石窟正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自理解自我,展望未来。”杭侃介绍说:“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性和当地精神。这样的表述也在提醒我们,看待云冈的方式应当是世界维度的。”

斯瓦特河谷,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平原以北的山谷中,即连接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山麓地带。斯瓦特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一跃成为贸易往来的枢纽和佛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文献记载来看,历史上的中国求法者曾路经此地,包括公元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宋云、7世纪的玄奘以及8世纪的慧超等。此次云冈研究院以“发现斯瓦特”为主题的展览,展示和比对了意大利科学工作者在该地区已经连续开展了6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大同,古称“平城”,是万里茶道山西部分的重要节点城市,南来的商队在此休整之后,分两路继续出发,一路向东走张家口;另一路则经云冈、右玉向西走杀虎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此即古丰州道,是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一段,也是17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的一部分。

柬埔寨“吴哥古迹”同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研究者认为,吴哥与云冈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没在历史烟云中。在“重现高棉的微笑”主题展览中,中国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援外考古人员展示了自1998年开始便在该地区陆续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也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成果。

吴哥古迹中的王宫遗址位于吴哥城中心区域,占地面积约14公顷,包括空中宫殿、庙宇建筑、围墙、多处平台及砖石结构的建筑遗址、砂岩石及角砾岩石的水池、院落、五座塔门以及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各类文物等。



温玉成先生专题学术讲座在同举行

论拓跋部源自索离

主讲人: 温玉成



本报讯(记者 梁有福)6月7日,著名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先生应邀在大同市博物馆报告厅作题为“论拓跋部源自索离”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云冈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共同举办,来自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院师生及文博爱好者到场聆听。

温玉成先生是黑龙江省宾县人,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及玄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讲座伊始,温先生指出关于拓跋部起源问题,近代史家多认为是鲜卑族。上世纪八十年代嘎仙洞及北魏太武帝时石刻祭文的发现,对拓跋早期历史及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的高潮。温先生从考察了他对建立北魏的拓跋部起源的疑问、思考、求证的过程。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嘎仙洞石刻祭文虽可与《魏书》相印证,但也有些地方令人困惑,如太武帝派去嘎仙洞祭祖的人中为何没有鲜卑人?嘎仙洞“八石阵”的内涵以及北魏为何没有再次前去祭祖?史料中记载拓跋南迁的“大泽”究竟在何处等问题。在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解开了拓跋部族源的谜题。

温先生从史料记载和考古遗存两个方面,抽丝剥茧,挖掘出了拓跋部起源于索离这一结论。他

指出嘎仙洞内的“八石阵”是八个部落联盟的遗迹,拓跋部是献帝“七分国人”而形成八部联盟中的小部落之一,嘎仙洞并非其民族独有的起源地。推寅率索离及诸部南迁大泽,即大兴安岭东麓的嫩江流域,平洋砖厂墓地文化的主体因素就是索离人,二克浅、红马山文化也可能为其遗存。诶份率索离及诸部第二次南迁居“匈奴故地”,之后力微否并鲜卑没鹿回部至犍卢结束三部时代受封代王,与鲜卑、乌桓等民族不断通婚。从犍卢“自命鲜卑”到北魏诸帝有意抹杀源自索离的历史,与拓跋部的母系血统中有鲜卑血统且当时鲜卑势力强大有关。此外,温先生通过查考也找到了拓跋部族属的确切史料:神元帝力微时期“参离四千余落内附”,这里的“参离”即“索离”,当年力微做各部尚无拓跋之名,他们的来源即是“参离”。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温先生以其深厚的历史和考古学功底,深入浅出地给大家呈现了一堂精彩的讲座,并勉励青年一代要潜心学术、奋发进取,为北魏历史、云冈学和大同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贡献。

会后,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和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分别做了总结。曹臣明首先对温玉成先生表示感谢,他说,温先生以80岁高龄呈现如此精彩的讲座,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杭侃指出,云冈石窟、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及其他历史遗存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保护

利用好这笔财富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云冈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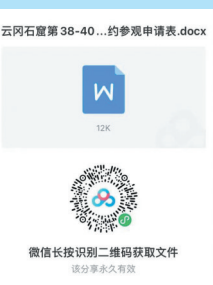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大学应当

加强合作,深入研究,共同为保护

传承优秀文化而努力。



关于云冈石窟第38-40窟维护期间实行预约开放的公告



云冈石窟第38-40窟维护期间实行预约开放的公告

方有三百余字的开窟题记,为研究院决定从4月30日至8月30日,对第39窟予以重点考察。在不影响维护的前提下,云冈研究院将统一安排时间,申请者可以在云冈研究院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利用搭架进行维护的机会,对第38-40窟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拟申请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古、古代建筑、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可以申请参观考察。

第38-40窟是云冈石窟西区的重点洞窟,其中第38窟距离地面位置较高,窟内造像题材丰富,窟门上

云冈研究院